

中医古籍序文选

北京中医学院

一九七九·九

19.2

《千金方》自序

唐·孙思邈

夫清浊剖判上下攸分三才肇基五行依著万物淳朴无饰而敏
逾人代亦观斗极以定方名始有火化伏羲代依因之而画八卦立庖
厨滋味既兴痼疾萌起大圣神农代拯黎元之多疾遂尝百草以救疴
之犹未及善黄帝受命创制九针与方士岐伯雷公之佐备论经脉旁
通向难详究义理以为经论故后世可得依而畅焉春秋之际良医和
缓六国之时则有扁鹊汉有仓公仲景魏有华佗并皆探赜索隐穷幽
洞微用药不过二三灸炷不过七八而疾无不愈者晋宋以来虽復名
医间出然治十不能愈五六良由今人嗜慾泰甚立心不常淫放纵逸有
阙摄养而致耳余经寻至人设教欲使家家自学人人自晓君亲有疾
不能序之者非忠孝也末俗小人多行诡诈傍依至教而为欺罔遂令
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多敬之弟海短文搆小册以求亡身之卫医
治之术阙而弗论呼可云也嗟乎深非至贤之本忌幼童夙令属造医
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所以膏衿之岁高尚盛典百首之年未尝释卷
至於切脉涉候探药合股餌节度将息避悞一事长於己者不这个里
伏膺取决至於弱冠踰觉有悟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呼弟益在
身之患断绝医门故知方药本草不可不学吾见诸方部帙浩博忽迂
仓猝求检至难以得方治疾已不救矣呜呼痛夫柱之幽厄惜， 曠字

~ 2 ~

之昏愚乃博採群經刪裁繁至務在簡易以為各急千金要方一P/凡
三半卷區不究竟病沉但使遺忘於斯者思过半矣以為人命至重有
貴千金一方濟之德踰於此故以為名也未可傳於士族庶以貽私
門張仲景曰當今居世之士皆不問神區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
疾下以救貧賤之厄——舉世昏迷莫能覺悟自膏若是何榮勢
之云哉則此之謂也

《外台秘要》自序

唐·王 焘

昔者伏羲之治天下也嘗西藥立九候以正陰陽之變診以救世
命之管札俾歛土宇用能康寧廣矣哉迨周之王亦有冢鄉格于區區
穿城政令嚴毒藥以供其求三歲終稽政而制其食十金為上失の下
之我國家亦由取典功取厥中置醫學頒良方亦所以極元氣之和也
夫至人之德又何以加于此乎故三代常坦百出不刃又所以來者反

矣自雷岐公缓之依彭扁华岐之迹追慕厥后仁贤向去岁且敏千方
 逾万卷长平之不受广厦之不容然而载祀绵远苟编于替而详者虽
 广而略者或深时尚则功倍力殫捨则论其忌若水言笔削未暇尸之
 余幼多疾病长好医术遭逢有边遂蹶亨衡七登南高再拜恭掖便繁
 台阁二十余载久知弘文馆各籍方书等录是观奥升堂始探其秘要
 以婚媾之故延守房凌易移大守郡擅携江上肩犯蓬暑在南徂北既
 僻且陋染痒婴痼十有六七死法契拘不可自天赖有缓方仅得存者
 神功妙用固难殚述遂发贖刊削庶几一揭凡古方纂得五六十家新
 撰者何 敏千百卷皆研其奥领覆其指归近代释僧深桂尚书禄处士
 张文仲孟同功许仁刚吴昇等十数人皆有编承并行於代美则美矣
 而未尽善何者各擅风流迥相矛盾或篇目重杂或商较繁冗今并味
 精英矜其要妙俾祀作垂经之德之损众贤之矻矻披群刀之翠羽惜
 布入再三伏念旬岁上自炎灵迄於盛唐指囊遗网稽攷隐秘不愧尽
 心焉客见余此方曰嘻博或学乃至於此耶余答之曰吾所好者寿也
 岂进於学或至于通大倍情愚解先施吾堂南之矣投药治疾庶几有
 裨乎又谓余曰夏生受形咸有定方药石其如何焉甚非之清论共
 曰夫喜怒不节饥饱失常嗜欲攻中寒温仿外如此之患豈由天乎夫
 为人臣为人子自奉刑国由近兼远何谈之若易哉则至人不合在余
 膝贤者思为东丘版斯言之玷窃为吾子羞之客曰唯唯嗚呼齐梁之
 间不明医术者不得为孝子曾向之行直其用心若不能括究病源深

~ 4 ~

深方述虽 百医守疾众药聚门随与多疑而不能一愈之也主上尊
 贤至迎养寿祈年故特三至尊敝先出迷入省钦风靖益贵而遵之故
 鸣宝金匱青束绿帙往往而有刚知日月新照者远至人而志者深至
 於蓄养如休若补病者可得闻见也余取採而最之则古所未有今并
 经纬而做事毕矣若乃分天地去别阴阳至候气有余气刚和共经
 理以安之志不足则补其复物以养之暑淫夜液调上润下吾闻其语
 矣未过其人也不诬方将谓侯未哲其方凡四十卷名曰外台秘要方
 非敢传之郡邑且欲施於后贤如或询谋亦所不隐是岁天宝十一载
 岁在执除月之哉生明者也

《新修本草》序

唐·孔志约

盖闻天地之大德曰生运阴阳以播物合灵之所保曰命贤亭育
 以尽年整穴棲巢志物之精益寡运金採木逐欲之四方单而五味或

疾时味甘辛之节六气斯珍勿愆寒燥之宜中外交侵形神分战饮食
 同饗成肠胃之害风迎隙阖手足之灾机缠肤腠莫如救上渐因膏育
 斯於矢折壁灰眠纪物识药石之功云端名官旁珍候之本草木成得
 其性鬼神无所遁情考癖专探驱世邪惑飞丹炼石引纳清和大地苍
 生 晋济殿首功倂造化恩近裁放日用不知于今是翰鼓和彭缘腾
 绝轨于削才华转吴杭英声于后言秦政煨燬兹经不预永嘉表乱斯
 已向存梁陶弘景雅为摄生研精药术以为《本草经》者神农之所
 仆不列之书也惜其年代漫远简编残蠹与桐雪众记颇或踳驳关言
 撰辑勒成一书亦以调琢经方润色医业然而时钟鼎峙闻见阙於疏
 方事非会议注释拘於独学至如豕豕平之防已并槐里之半爰揆揅
 翰仁必收去实涉梁宋之黄白混荆子之牡蛎异繁集於也肠合由版
 於鳶尾防葵根毒专日同根钩吻黄精引为连类必飭莫辨橙柚不分
 凡此比例益亦多矣自时厥后以迄於今虽方技分镜名医继轨更相
 祖述罕能釐正乃復揅杜衡於反己未忍冬於络石捨陟釐而取荆蕪
 退飞廉而用马薊承疑行卷曾无有觉疾瘳多殆良深慨叹无而朝议
 郎行监门府长史骑都尉臣苏敬撰改修之非违僻俗用之纒素感表
 请修定深副圣怀乃诏太尉扬州都督監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臣元
 忌大中大夫行尚药奉御臣许孝崇等二十二人与苏敬详撰窃以功
 植形出因方件性唇秋节变志气殊功离其本土刚质同而效异率於
 採摘乃物是而时非名实既殊寒遇多谬用之凡庶其欺已甚施之君父

~6~

逆莫大焉於是上禀神规下询众议普颁天下草木药物羽毛鳞介无
远不臻搜葺礼实有名咸率遂乃详探秘奥博综方术《本经》虽阙
有验必书《别录》虽存无稽必正攷其同异择其去取依翰胎章定
译言之得失丹经煥焉庶物之形容撰本草并各经目录等凡成五十
四卷庶以网罗今古并添耳目尽医方之妙极极生灵之性命传记而
无味悬药玉而不朽

《诸病源候论》序

宋·宋缓

臣闻人之生也调大气之和而过则为疹区之仆也求百病之本
而善则能全若乃分三尸九候之殊别五色五声之度揆盈虚於表里
察躁静於性躁区其消息谨其攻痞环行以辅念灵之命碑有邦之治
也国家丕冒万宇文修庶职执较服於官守宛疾存乎政典皇天秉灵
因而迪成宪奉母仪而降至化明烛幽隐惠绥幼植悯斯民之疾苦诗

嘉辰之报济且念幅员之辽邈国卷之穷阮肄业之士罕尽精宏传方
 之厥颇承疑舛四种之书或翔七年之习未周以彼拙工肆其亿度大
 害生理可不哀哉是形惛悞或怀垂顿以为昔之上手教亟参神前五
 日而直知经三折而取仅得非究泥之微妙用忌之详悉乎盖涉候之
 教肇自轩辕中古已降论著弥繁思索其精博利于农田下明诏畴咨
 归闻上籍至经旁搜奇且发准阁之秘蕴勅中尚而龔对诸疾泥候论
 者隋大业中太医巢元方等奉诏所作也公粹群说究研精里形脉之
 证因不谈集明居处爰欲沈潜之而志示针砭桥引汤药之而直城本
 艺之楷模而坊京之津涉监署课试固常用此乃命与难经素问互饒
 方版传佈海内洪祖宗之训务推存育之恩补农经之阙漏羽翼方於
 遐迩逮今捷探益穷元本才论之要弹矣师药之功愈矣特使后学优
 而秉之视色毫无靡愆忘心手而骨验大哉味百草而椒枉者片息之
 盛德忧一夫之失而者二帝之用心殚尔孔瘵跻之仁寿上聖爰以之
 旨不艾笃欵翰林医官副史赵拱等参校既终缮录以献爰俾此著为
 之题辞顾惟交踈莫探秘蹟徒以述善诱之察忌用功方未扬勤仰之
 至仁刻昭大庇之尔谨存

《医说》序

宋·罗頊

医之伐病犹将之伐敌也夫决机战攻之地以取胜用兵者固皆有是心及一旦为背水陈则观者愕然矣非有淮阴为之辨析则孰知其本於兵法是兵之不可以无其说也兵不可以无说医其可以无说乎里中情采厚明自其伯祖子充以医显亦路向受知于道忠堂其祖子发益学於伯祖而有得者也於是其文彦仁继子发而本更妙於充深微而行固三世之医也季明则欲博览这观弘畅其边凡书之有及於医者必记之名之曰《医说》始见则曰已将凡事矣再见则曰近又得凡事矣其忌欲满千事则以传於人予念医家之书本之心素向医挹广之以难经脉诀而药之扁医佐使咸萃於《本草》固不外见而为医也今有亦一奇以起人之死则必相与惊异以为昔人所未到自明观之其不有似背水陈乎故予知是书之有益也已酉岁冬季明携以过我且曰书虽未成谗姑先梓之以逸累之忌所勿及会予有鄂郢之役殊役忽然会季明情甚笃又献又於其业蒐选宜必精故不暇之尽溪而徒叹其当盛年者书遽肯书与人共之其存心有足大者岂非速事其祖多异闻故不以将之纸上者为已私分也欤此所以益

至明也遂书以冠医说之。

《伤寒百问》序

宋·朱肱

伤寒诸家方论不一独伊尹仲景之书犹六经也其录诸子百家
 时有一偶要之不可为法又况邪说妄志世业名家规矩墨象因果历
 然特以伊尹《汤液》仲景经绪人难晓士大夫又以艺成而下取
 而不读往往仓卒之际率归之於命而已世人知读此书者亦鲜纵欲
 读之又不晓其义况又有好用凉药者如附子硫磺则笑而不喜用医
 隆冬使人饮冷服三黄园之类有好用热药者如大黄酒硝则畏而不
 取用虽然暑劝人灸熨服金液丹之类非不知罪福偏见曲说所惑者
 然也阴根於阴阴本於阳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是故春
 时气温当时将理以凉夏月盛热当时以寒君子扶阴气以养阳之时

也世人以阳气在内乃抑以凉药而吐味刺腹痛者多矣伐本逐根岂
知天地之刚柔阴阳之顺逆求其不失横也难矣偶有病家曾当忌方
书稍别阴阳知其热证则召某人以某人善医阳病。知其冷证则召
某人以某人善治阴病往往随手全活若病家素不晓者边听边活委
而听之近世士人如高若讷林亿孙奇庞安常皆惓惓于此求必章句
之徒不消且孩也僕因间居作为此书虽未能窥伊尹之才一庶使
天下之大人无天伐老不哭幼士大夫蜀晓而喜读渐浸积习人人尊
法岂曰心补之哉仲尼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学者不以鄙然后
余用忌在此而不在彼

进《素问补注》表

臣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者往圣之先务求民之瘼恤民之隐者
上主之源仁在蒞蒞帝之御极也以理身绪余治天下坐於明堂之上
焜观八极致道五常以谓人之生也负阴而振阳食味而被色非有寒

暑之相逐内有喜怒之交遇矢昏机虞国家代商将欲饮时五福以敷
 翎厥庶民乃与岐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向
 难垂法以福万世于是雷公之伦授业传之而《内经》伏矣历代
 宝之未有失坠苍周之兴秦和述文气之论真明於左史厥后越人得
 其一二以而述《难经》西汉仓公传其归学东汉仲景撰其遗论晋
 皇甫谧次而为《甲乙》及隋阳上善纂而为《太素》明初有金元
 起者始为之训解闕第七一通迄唐宝应中太仆王冰写好之得先师
 所藏之卷大为次注是三皇虞文烂然可观惜唐令列之医学付之
 艺使之流而荐绅先生罕言之去圣已远其以本嗜味是以文法纷错
 义理混淆殊不知三坟之喻帝王之高致圣贤之能事唐尧之拨四时
 虞舜之齐七政神禹修六府以兴帝功文王拯六子以叙卦气伊尹调
 五味以致君箕子陈五行以佐世其致一也奈何以至精至微之见传
 之以至下至浅之又其不废绝为已幸矣时在嘉祐中仁宗念圣祖之
 随事将陞於地迺诏通和共学者俾之是正臣等承乏典校伏念向委
 遂乃搜访中外 宸集众本寔寻其文正其讹舛十得其三四十余尔能
 其窃谓未足以称明诏副圣志而又採汉唐书录古医经之存於世者
 得数十家叙而致正与贯穿错综破会通或端本以寻反或泝流而
 讨源定其可知次以旧目正缪误者六千余字增注文者二千余条一
 言去取必有稽致舛文疑义於是详明以之治身可以消患於未兆施
 於有政可以广生於无穷恭 皇帝抚大之远拥无疆之体述先志以

~12~

奉成兴微学而永正则和与可马欲害不生陶一世之民同於寿域矣
园子博士臣高保衡光禄卿直秘阁臣林德等谨上。

《幼幼新书》序

宋·李庚

医家方论其传尚矣自有书契以来虽三坟之言世不得见而神
农本草黄帝内经乃与庖牺氏之八卦绵历今古烂然如日星昭垂使
手药石不可阙於人而医书尤不可废於天下或者乃谓医特意耳不
庸著书唐史臣以此刷口称述于许嗣宗殊不知张仲景孙思邈辈于
千百年而得一人仗其方剂之书不传则医之亡或几於熄矣是或一
偏之论也湖南帅潮阳刘公颌拊之暇尤喜方书每患小儿疾苦不惟
世无良医且无全书孩抱中仿不幸而殁于庸人之手者其可胜计
取古圣贤方论与夫近世间人家传下至医工技工之禁方固卷九夫
试之秘决无不曲尽寻访兼收并录命于办公事云历义也主其事

向进书王漫子是编其书虽其向取方或失之详其记或失之俗导之
 皆因仍归文不取加察度继一年而书始成嗚乎公未及见而疾不起
 公病终顾谓庾曰幼幼新书未有序引曷未欲自为之今不是及矣子其
 为我成之庾曰谨向命嗚呼学士大夫公天下以为心者几何人哉耳
 日处富积虑无非急己而缓人先亲而后疎物我异观私为町畦其来
 盖非一日昔吾夫子助祭於蜡书往鲁观之上喟然发叹以谓大也之
 行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大也既德天下为家各亲
 其亲各子其子夫子之叹盖叹鲁也然而天下后世豈止一鲁而已哉
 迨又者皆是也东汉人物如第五伦者烟幅无华质质好义似若可喜
 也忘其设心必有大过人者至於或人向之以有私乎伦则曰吾兄之
 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寝吾子有疾虽不省视终夕不寝自以谓不
 能无私夫以兄之子尚若了况他人之子乎似以第五伦尚若尔况下
 伦一等者乎宜乎夫之子叹之也今公之为是书使天下之为父兄有
 孝元子弟之感少有所行而养老有所终家藏此书交相授受夫况无劳
 其有利顾不博哉以此知公之存心非特无愧於今之人抑亦无愧於
 古之人矣。

《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序

宋·曹峯忠

成周大典列医师于天官聚毒药以佚医事盖虽治刃缙余仁民
爱物之志寓焉至人有不能后也国朝闡神农书广济斯民嘉祐中
命儒臣益经补注训义剖治亦已详矣而互既屡治文物鼎盛士之闻
见益广视前也书犹可缮既而靡续者蜀人唐坡微此以医术称因本
草归经衍以证类医方之外旁揽经史至仙经也书下逮百家之说兼
收并录其义明其理博览之者可以洞达臣因延得趣闲来奉玉音以
谓此书实可垂济迺诏帑佚匠扬鬲总工刊写继又仿匠校正而润色
之臣仰惟睿圣当天魁仁在宥拯振三坟济民寿域肇设学校俾革俗
弊复诏天下进以奇方善术俾为圣济经以奉天下万世臣以匪才叨
列是职既临闲谷而证类本草为治病之总括又得_以釐而正之陈幸
深矣谨奉明诏改师官联朝夕讲究删繁缙系务底厥理诸有援引误
谬则断以经传字画勘理则正以字说余或讹疾般互缮录之不当者
又复随笔刊正无_虑暇年遂完然成为书凡文十余万言清曰以《政
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云

《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自序

夫医道者以济世为良以愈疾为善盖济世者急于术愈疾者伏
 乎法故法之于术悉立内经之玄机此经固不可力而求智而得也况
 轩岐向答理非造次奥藏金丹宝典深隐生化玄文为修行之经路作
 达剖之天梯得其理首用如神失理者似隔水山其法虽妙其功深固
 非小智所能窥测也若不访求师范而自生穿凿者徒劳皓首耳余二
 十有五志在内经日夜不辍殆至六旬得逢天人授饮美酒若椀斗许
 而赤若醉一醒之后目至心灵大有开悟行其功症逢反左右百发百
 中今见世医多赖祖名倚约归方取问不学特无更新之法纵闻善说
 反怒为非嗚呼愚者过此之徒十悞八九岂念人命死而不复者哉仁
 者卷之可不痛饮以比观之是未知阴阳变化之边况不知似金金极
 似火火极似土土极似木故经曰远则害承迤制谓己亢极反似胜己
 之化俗流未知故认似休是以阳为阴失其本志经所谓诛罚无生命
 曰大惑医徒执迷反肆傍识纵用获效终无了然之语其难与语哉
 僕见如斯首述玄机刊行于世者已有宣明等三书单庸匠之鄙陋正
 俗说之舛讹宣扬古圣之法则普救后人之生命今将余三十年间仅
 如心手亲用若神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比物立象互明真理治法方说
 裁成三卷三十二论目之曰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此集非虚略之论

~16~

益得軒岐要妙之旨故用之可以濟人命捨之無以活人生得乎心髓
故之筭筭不取經以示人非絕仁人之心蓋至人之法不過當人未死
授爾后之明者當自傳焉。

《格致餘論》自序

元·朱丹溪

素向載述之書也詞簡而義深去古漸遠行文錯謬仍或有之故非
音韻不能讀字有以易心本之宜其茫若望洋淡如嚼蠟豈以為古書
不宜於今灰而弃之相率以為局方之學間有讀者又以濟其方技漫
不之者區區隱晦取此之由可嘆也震亨三十歲時因母之患脾痿依
二束手由是有志於醫遂取素問讀之三年似有所得又二年母氏之
疾以藥而安因追念先子之內仿伯考之醫問叔父之異血幼弟之腿
痛蓋人之積疾一皆毀於藥之快也心胆摧毀痛不可追然伏慮學之